

## 目录

# 华语聚会与脱去老旧

第一章 关于华语聚会的交通

第二章 改观念并脱去老旧

## 第一章 关于华语聚会的交通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召会的见证是一地一会，不分种族、国籍、语言和阶级本篇信息我们要交通有关华语工作与聚会的安排。这并非一件小事，因为这事涉及真理的原则，需要有合式的交通与安排，好使我们所作的能够得上主所要之见证的标准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召会的建立开始于耶路撒冷，（徒二 5， 41~47， 六 7， 八 1 上）接着在撒玛利亚，（一 下， 14， 九 31，）然后到了安提阿、（十一 19, 22， 十三 1、）腓立比、（十六 10~12、）哥林多、（十八 1~11、）以弗所（十九 1~20）等地。无论到了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城市，我们都可以看见，召会是不分种族、国籍、语言和阶级的，并且一地只有一个地方召会。由此可知，主乃是要在一个城里只设立一个地方召会。所以，我们到任何国家、任何城市，都该持守一地只有一个地方召会的原则，并且在主的召会中没有任何种族、国籍、语言和阶级的分别。

### 召会的见证来到美国的祝福与限制

召会的见证在中国开始于一九二二年，在福州成立了第一个地方召会，时至今日已经六十二年。到了一九六二年，主又把这个见证带到美国。我来到美国开工，负担不是要来作中国人的工作，乃是要把主在中国所兴起的这个见证带到西方，建立地方召会的见证。因为华语不只难学，也不易往外普及。若是这见证只留在华人中间，实在会受到相当的限制。所以，那时我确实有负担，要把主恢复的见证带进英语世界。因着英语是国际语言，主的恢复若能在美国打下基础，之后就能普及到全地。召会在美国的见证也是根据一地只有一个地方召会的原则。在一地一地设立召会，没有种族、国籍、语言和阶级的分别。由于美国通行的语言是英语，所以我们乃是以英语来聚会并传讲信息。多年来，主实在印证并祝福了这地的工作。

主的恢复来到美国仅仅十三年，已经兴起六十几处召会，聚会人数达到一万。但因着主这样祝福，也引起了其他团体的注意，并且因此生出嫉妒、反对，甚至毁谤。从一九七七年起，反对者开始出书毁谤我们。这个反对和毁谤，限制了主的恢复在美国的开展，以至于我们的人数几乎没有增加多少。当这些毁谤的书出版时，我们寻求用正当基督徒的态度和真理的手续接触他们；各地的弟兄们先打电话，然后一再地写信，请求会面并解说，但是他们完全不理不睬。书中诋毁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见证。我们无路可走，最后只好采取保罗的方式，上诉于该撒，诉诸法律。（徒二五11。）我们无意去告别人、打官司，乃是为着求生存，迫不得已而为之。我曾与我方律师当面谈过，我告诉他，我们不在意一分钱，只是希望他帮助我们以法律的手续制止这毁谤的书出版。经过三年之久，按着美国法律诉讼的程序，对方终于承认败诉，撤回原书，并登报道歉、赔偿。然而，无论如何，因着这个事件，我们的开展受到极大的限制。我们从一九七四年搬到安那翰，至今已整整十年。从一九七七年毁谤的声浪开始，我们在此增加的人数几乎寥寥无几。

### 华人移民大增与华语聚会的需求

一九六五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移民法，给五大洲一共三十万移民配额，华人每年有两万名额。美国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后，美国看华人移民表现不错，对美国社会有益，从一九八二年开始，又把名额增加至四万。因此，近年华人移民美国大增；不只是留学生，连他们的家属、父母都来了。所以，一面我们在英语世界里遭受反对，人数受到限制；一面在华语这面，主带来了许多兄弟姐妹。所以，我们不得不注意华语这面的工作，并且也发现的确有这个需要。许多人来美国读书或移民，在生活、语言上或许没有问题。但是，他们来到聚会中，实在无法听懂英语信息，需要戴耳机听华语翻译；想要祷告也无法发表灵里的感觉，实在是觉得有口难言，痛苦不堪。所以，我觉得这事刻不容缓，便与弟兄们交通，我们不只必须开始华语聚会，也要注意华语工作。

需要注意华语聚会与工作,但并非成立华人召会

我们若要注意华语工作,开始有华语聚会,会产生一个问题,就是在一个地方有两种不同的聚会,一种是英语聚会,一种是华语聚会。一个地方若有两个召会,乃是违反圣经的原则。而我们要应付华语的需要,应该如何作呢?我在主面前多方祷告,并和弟兄们交通,找出了一条路。因为华人移民越来越多,大部分人还不能在语言上发挥他们灵里的感觉,所以我们有华语聚会的需要。不过,我们不是要成立一个华语召会,乃是各地召会设法应付华语的需要,成立华语聚会。这也不是要成立一个中国人的华语聚会。若你是中国人,却能讲英语,你就应该去英语聚会;若是你语言来不及,主也顾到你的需要,为你开了一个华语聚会。就像一个大家庭,有人胃口不好,无法吃大锅饭,就开了一个小厨房来吃小锅饭,并不是说这个家就分了。

当我这样和各地负责弟兄们交通时,弟兄们非常同心,并且一同配搭在加州大学的校园以华语传福音。那次福音聚会约有二百多人,几乎一半都是新来的,大部分是从台湾来的,从中国大陆来的也不少。很多美国弟兄虽然不会说中文,一样配搭分发中文单张。当地的白种人发请帖,邀请黄种人来听福音,这样的配搭事奉相当感人。所以新来的人看见,都很受感动。这证明各地召会的长老们非常合作并响应。也有一些英语圣徒戴上耳机来参加聚会,听英语翻译。这次聚会过后,他们才了解华语圣徒多年来聚会戴耳机听华语翻译的痛苦。所以,他们现在很能领会华语圣徒要有华语聚会的需求。因此,我更接受负担,不只要帮助各地成立华语聚会,也要担起华语的工作。这实在是个莫大的需要,因为现在全美的大学校园里,几乎处处都有中国学生,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人数也是大为增加。希奇的是,在美国校园的中国学生向主非常敞开,很容易请来听福音。今天美国人要开布道会,请人来听福音非常困难。因为美国人大部分都热中于世界的享受,一到周五晚上就出外玩乐一整个周末,主日很少人去听道。但是,一请中国人,他们都来了,这是主在大开恩门,我们不能错失这个机会。所以,我们都要把肩膀摆进来,不只帮助华语聚会,也担起华语工作。

## 擘饼聚会与祷告聚会的安排

十个月前，我们开始在安那翰为着橙县(Orange County)这区域的华人有一个扩大的华语擘饼聚会。我和长老们彻底交通，说明这个华语擘饼聚会不只是安那翰召会的事，因着环境的情形和华语的需要，我们定规在这里有一个华语擘饼聚会，这不是地方性的，乃是区域性的，为着一个特别的需要。这样的擘饼聚会不是安那翰地方召会的擘饼，乃是橙县这一带华语圣徒们的擘饼，为让圣徒们能以华语交通。同时，我们也考虑在安那翰召会的华语祷告聚会仍然维持是地方性的。换句话说，其他城里的华语圣徒不必来到安那翰，可以在所在地有小组祷告。但是华语擘饼聚会若要分在各处，目前各地人数不够多，情形也不够强，因此时机还不够成熟。

举例而言，三十五年前我们初到台湾，仅仅能够在台北设立召会，台北周围的卫星小城，如木栅、士林、北投等地方人数不多，也没有属灵的力量能站起来为主作这个见证，所以他们统统来到台北聚会。慢慢地，他们人数加多了，生命也增长了；那些卫星小城也建立起召会，设立擘饼聚会了。照样，今天在橙县这里，光景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为着华语圣徒们着想，他们可以有一个区域性的主日擘饼，不属于任何地方召会。而祷告聚会可以是召会性、地方性的，属于安那翰召会或各地的召会。这件事长老们都同意了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定规。这样一来，在橙县的华语擘饼聚会不是安那翰召会地方性的擘饼，乃是橙县的一个区域性聚会。既是区域性的，就可以摆在这分职事的带领之下。至于华语祷告聚会，乃是地方性的。在安那翰召会的祷告聚会，乃是在安那翰召会的带领之下。这事说明清楚，只要众弟兄们都同意，并且愿意配搭，就没有难处了。

接受负担多有祷告，并积极照顾新人

我们要请弟兄姐妹接受负担，为着主在美国、加拿大的华语工作及华语聚会多方祷告，也要为服事华语聚会的负责弟兄们祷告。这是最重要的，希望我们所作的，蒙主怜悯，受主祝福，带下更多主的恩典，使得救的人数加多，生命增长，聚会活泼、丰富又高昂，且满了主的同在。最后有一点提醒，为着主日聚会，大家最好尽可能早到，或是九点半准时到会。我们擘饼时，不要姗姗来迟。好像人请客，人来得不整齐，就无法开动用餐。主日聚会，我们大家都要来得整齐，坐在主的桌子前荣耀祂，一同擘饼纪念主。若有新人，可以带他早来，请他在旁坐坐；若是他能自己开车，最好晚一个钟头来，因为十点半开始才是信息聚会。为要顾到初信者，信息里总要带点福音的性质。每次信息讲过后，要有半小时的交通时间，鼓励每位圣徒都操练灵，将从主所经历的恩典和爱释放出来，与大家分享。另外，我希望在聚会后，众人不要立刻离开，要留下十五分钟和身旁的人交通。但要避免找熟人，要学习和不认识的人交通。若是你带着新人或朋友，仍可以带着他去找另一位弟兄或姐妹交通。盼望我们的聚会不要落到形式里，像所谓的礼拜堂作礼拜一样，时候到了，大家坐在那里唱诗，有领唱的牧师，也有带读经和讲道的牧师，听过之后，祷告、祝福一下，众人就散去。我们的聚会不要变成这样，乃要有召会生活的实际，在聚会中彼此有交通，众人都会得益处。这样的实行必定能叫主得荣耀，使众圣徒得建造，召会也得开展。

讲于四月十五日

## 第二章 改观念并脱去老旧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本篇的负担是要交通一点关于我们中间恢复的历史，希望帮助众人改观念并脱去老旧。

### 主的恢复的历史

#### 中国大陆的开始与发展

主的恢复在中国. 是由倪柝声弟兄于一九二二年在他的家乡福州，正式开始了召会的聚会。一九四九年，大陆政局改变，我们有一部分人到了台湾。从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，主的恢复在中国大陆共有二十七年的历史。我在一九二五年得救，那时在中国北方还没有主的恢复的聚会，直到一九三二年在烟台成立了召会，才开始有我们中间的聚会，这乃是北方的第一个地方召会。那时，我才实际的进入主的恢复里，并带领烟台的地方召会。从那年算起，到一九四九年有十七年之久，我大部分的时间在两个地方：一是烟台，一是上海。我先在烟台带领聚会，之后被倪弟兄召到上海。然后，又从上海回北方作工。抗战胜利后，再回到上海。所以，我们当中聚会的光景，以及其他各种情形，我不只了解，更是身临其境，深入其中。开头我们在烟台聚会，由于众人都是脱离了公会，在主的恢复里聚会，大家都觉得很新鲜。当时，因为没有什么诗歌，只好临时用公会的诗歌来唱。后来，我们拿到倪弟兄编写的诗歌，是他从一万多首英文诗歌里选出最高、最有属灵分量的诗歌，共有一百八十三首。其中多半关乎十字架的道路、与主同死同活、属灵生命的长大、以及属灵的争战等类的诗歌。我们从公会出来，唱这些诗歌不只感觉有味道，并且深深了解其中的意义。

到了一九四〇年，主带领我们在烟台开始了召会传福音的实行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传福音受浸的记录最高不超过四十位。但是自从我们开始在烟台利用农历新年全召会传福音，一次就受浸一百多位，而且一连作了几个月，那一年春天就带进几百位，到了一九四二年更带进了烟台的大复兴。然而，要这些新得救的人唱有关十字架、和属灵争战的诗歌，他们实在不太能体会和了解。我感觉为着这些新得救的和一些青年人，需要编写一些辞句通俗、调子简单的诗歌。当时因为没有人作，我就自己着手写了一些短歌，比方：‘需要耶稣！需要耶稣！人人都需要耶稣！’（诗歌七二三首。）之后，我们就在上海出版了一本福音诗歌。

## 台湾的进展

因着政局改变，我们到了台湾。我在主面前深深地感觉，在台湾开工不能完全照着大陆的作法。那一套聚会方式已经用了二十七年，有种墨守成规和老道的味道。我亲自在其中有十七年之久，我深知那些可用，那些不需再用；那些有价值，那些没有价值。所以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，我们在台湾一开工，就有很强的果效。开工之前，我走过整个台湾，到各处访问弟兄姐妹。当时从大陆到台湾的圣徒约有三、四百位。在我们开工之后，就开始有训练，带弟兄姐妹进入‘圣经要道’六十题，装备救赎和救恩的基本真理。弟兄姐妹里面都火热起来，也能出去向人传讲福音真理。台北召会原来只有三十位左右，到那年年底人数将近一千位，几乎翻了三十倍。到了一九五二年，三年之间产生了一百位左右的全时间事奉者。因着全时间服事者增多，遍地皆兵，到了一九五五年，人数升到两万多人，也建立了近四十处地方召会。我们的作法翻新了，但并没有离开主的道路，也没有离开主的真理和圣经的亮光，只是脱去了一部分老道的传统。那时我们在台湾，真是万众一心。但是我们中间几位带头的弟兄们，希望得着更深的属灵帮助，提议邀请英国的史百克（T. Aust, n, Sparks）弟兄前来。我接受这个意见写信邀约，史弟兄于一九五五年、一九五七年两次前来，却因着反对地方召会的立场，把我们的万众一心打破了。

从一九五八年起，繁增的速度就慢下来了。从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八年，我们在台湾已经聚会九年了，虽然我们改进了从大陆带来的聚会方式，但时过九年，我和弟兄们都觉得聚会有点老旧了。一九五〇年，主带领我到南洋菲律宾的马尼拉。从那时起，我每年都去四个月左右，有八个月留在台湾。一九五一年，我们有一次非正式的训练，产生了大约八十至一百位全时间事奉的人。到了一九五三年，开始头一次正式的训练，为期四个月之久。当时，台湾有一百位同工，在这四个月内，每周二至周五，有四天训练，周末回到所在地作工。我们的训练可说比学校的课程还紧凑。我每天最少讲四堂，此外还有分班成全。因此，这一百人在召会中就起了作用。到了一九五八年，我们的人数已超过四万，各处召会也多了，但聚会的光景却显得老旧了。当时，弟兄们觉得训练已经够多了，道听得也很多了，聚会好像就是这一套。我自己也觉得有问题，就在主面前寻求。那时，史百克弟兄邀请我回访，我就出国了。之后，我回到台北，主的流就来了。我在台北一连有三次特会，开始讲如何吃喝享受神。这比从前讲‘圣经要道’，在生命和灵的方面，又进了一步，众人都非常享受，带进了一个复兴。从那时起，我就非常注意灵。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一年，我讲信息时都是朝着如何调灵、操练灵、并运用灵这个方向。

## 海外的发展

一九六一年，我召聚同工，交通我们必须往前。因为从前聚会、作工的方法大都注重道理的一面，现在我们必须从道转向灵。然后，我在仅仅两个月内，一连写了八十五首新诗，重在操练灵这一面，供各地召会使用。同年的四、五月间，菲律宾的马尼拉发生了风波，反对者雇用私人警察霸占会所，要赶出长老并拒绝我的职事。我原在一九六〇年答应马尼拉召会的长老们，隔年去召开青年特会。因着发生风波，我想取消这次行程，但长老们要求我如约而去。那时我不想与人争执，也不想到会所讲道，就在六月到了马尼拉，带着一百多位青年人到碧瑤山上聚会。当时我没有讲什么道，只是带着青年人唱我所写的那些新诗歌，在聚会中一直唱诗、祷告。借着这样的操练灵，一百多位青年人个个得复兴，灵里焚烧。他们下山后，看见召会的光景，支持长老们另租地方聚会，这才维持了马尼拉召会的局面，得以在风波的难处中站住。

一九六一年底，我蒙主带领到了美国。住了一年之久，没有作什么工。到了一九六二年，我才从主接受负担。主给我清楚的看见，今后应当全力注意主的恢复在美国的工作，并且要从美国人中间作起，不要注意华人工作。所以我在美国开工，可说是我工作的第三步。第一步是在中国大陆，第二步是在台湾，有了一些新的开始，可以说是蜕了一层皮，脱去了一层老旧。第三步是到美国，又蜕了一层皮，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实行，有的也不能持久，不能再用。因此有反对我的人说，我离开了倪柝声弟兄的路。这些批评者的话若不是毁谤，就是外行话。他们根本不懂倪弟兄的路是什么。我和倪弟兄相处并同工十八年之久，我们常在一起长时间的交通，他几乎向我倾倒他所有的看见，我也完全接受并了解他从主所得的启示。他曾一再说，‘不能就是这样。’主的恢复是一直往前的。若是路德马丁(Martin Luther)在他那个时代因循守旧，怎么可能会有因信称义的恢复呢？路德恢复了真理，产生了信义会，但信义会后来守着路德的传统，就老旧、发死了。人一守旧就落入死沉，所以怎能完全一成不变呢？

### 倪弟兄职事的转变与进展

倪弟兄从一九二二年尽职，到一九五二年入监，三十年来，他曾有几次转变。一九三四年，他与同工们的查经记录，出版为‘聚会的生活’一书，他曾要我写一篇序。那时，他受弟兄会的影响，不敢自称为使徒，只敢说是非正式的使徒，设立非正式的长老。各地的聚会也不敢说是召会，只说是非正式的召会。过了三年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，我被派到中国的北方天津、北平一带作工。有一天，我接到倪弟兄的电报，要我到上海参加同工聚会。那次同工聚会的交通，后来收录在‘工作的再思’一书中。那时，他说到‘使徒’这辞在原文的意思，就是奉差遣者。今天我们既是被主差遣的人，就是使徒。既有使徒，使徒所设立的就是正式的长老，而所有的召会也是正式的召会。书中还提出了安提阿路线，要同工们像保罗一样出外尽职。经过五年，到了一九四二年，这时上海召会起了风暴，外面也有日本军队的侵略逼迫，所以上海召会被迫关门。

六年之久，上海没有聚会，倪弟兄也没有尽职。直到一九四八年，他再出来尽职时，开始讲耶路撒冷的路线，乃是要使徒们聚在一起作工。不明白的人就认为倪弟兄是善变的，但是他并不是善变，而是不守旧，一旦有更新、更完全的看见，就实行出来。

### 对真理的认识与实行必须与时俱进

以数学来说，不论如何，二加二就是等于四。然而，教法是可以进步的。数十年前的老师教代数的方法，学生也许难以理解。但今天的教法，让人学来更容易一点。数学的本身没有改变，但是教法却是与时俱进。我并没有把主恢复中倪弟兄所看见的真理改变，但我承认作法是有改变。就像今天，我们不能再用五十年前那种方法，这样作乃是守旧。今天在地上，凡事都在进步。真理是永远不能改变的，没有人能改变科学的定律，因为那是神创造的。同样的，圣经是神的呼出，（提后三 16，）是永不能更改的。那些批评我改变真理的人，其实不懂什么是真理。我从二十岁起就天天下功夫读圣经，直到如今数十年，我是一直从主得着亮光，不断有话语可以出版。我的改变绝对是有价值的。一九六一年我写了八十五首诗歌，有一首说，‘我要进入至圣所，幔子里面过生活，摸主施恩的宝座，让主活水来流过。’（诗歌五五六首。）当年夏天，当我到马尼拉，带青年人唱这首诗歌，就把大家都唱活了。’进入至圣所，幔子里面过生活，’其中也有道理，但不是死道理，而是带着活的经历，所以一唱就把人唱活了！五十年前我出来作工，从烟台至上海要搭车四十八小时。今天从台湾、香港到美国只要十二至十三小时，二十四小时可以来回一趟。现今整个地球就像一个城市一样。若是主回来得迟延，我们仍要有新的学习、新的进步。所以，我请求弟兄姐妹不要自以为老资格，要丢弃一切的老套。我们对真理的认识需要往前并更新。

今天,我们不仅在作法上有改进,在真理的认识上也有往前,有很多新的亮光,产生了新的名词,例如神人耶稣、人救主等等。我最近在查读路加福音时曾说到,耶稣这位'人救主由带着神圣属性的神圣素质成孕,因此这些属性就成为祂人性美德的内容与实际,...神圣属性是为着在人性美德里彰显神'。(路加福音生命读经,五七九至五八〇页。)耶稣这位神人'是真正的人,有真实的人性与完美的人性美德,所以祂够资格作人救主。...它是完整的神,有真实的神性和超绝的神圣属性...加强并确保它拯救我们的能力'。(五九九至六〇〇页。)这些都是新的辞句,但内容完全是发表圣经的真理。这数十年来,主带领我们对祂的人位有更透彻的认识,看到祂怎样是人又是神,是神又是人,所以我们才有一些新的辞句、新的发表。这乃是一大进步。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三十五年前在中国大陆时对主的认识。当然,真理是不会改变,也不会进步,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需要进步,我们对真理的讲法也需要寻求改进。

### 因循守旧无法往前

我们的观念实在需要转一转,然而转观念并不容易,特别是中国人。中国人的性情是保守、守旧的。几千年前,中国就发明了炸药,制造出爆竹,但历代还是沿用老的作法。而西方以科学研究,造出了原子弹。用比方说,爆炸是一个真理,西方人并没有把爆炸的原理改掉,但他们懂得研究改进。当清末民初,西风东渐,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挑战,力求革新,厉精图治,结果蜕变为一等强国。而古老的中国却因着守旧、不愿改革,以致积弱不振,被列强蚕食鲸吞。守旧是可怕、误事的!我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乡镇,后来迁居烟台。我母亲早年在基督教学校读了一点书,受了一点熏陶。当时烟台不是大城市,而我母亲在我年幼时就送我去受英文教育。我很感谢主让我母亲有这样的新思维,我才能受到良好、先进的教育。

最近，我参加安那翰召会华语区的祷告聚会，发现聚会的情形相当老旧。我奉劝年长的一代，切切要接受主的恩典，丢弃老旧。我并不是要圣徒把圣经丢了，真理丢了，而是说，要脱去老旧的作法。我们的聚会不要落入一种老套的模式里，众人来到聚会中都像木头人，等着负责弟兄或其他人开口，聚会好像老牛拖车。有的人来到祷告聚会却不祷告，有的人却是逢会必到，逢祷必长，祷告到别人都要睡着了。我们不要落入基督教作礼拜的风气，乃要操练运用灵。我二十多年前来到美国开工，在洛杉矶的艾尔登会所（Elden Hall）与美国的弟兄姐妹交通，聚会不应是晚上七点半才开始，而是从早上晨更就开始。晨更后去工作，下班回家吃透晚饭，一离开家就要开始唱诗歌。开车也唱，走路也唱。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间，艾尔登会所周围最少住了二、三百位圣徒。一到晚上，圣徒们就在路上唱着诗歌来聚会，祷告聚会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冗长、老套的祷告都没有了，聚会非常的活，因此众人都很享受聚会。因着圣徒们的观念改变，祷告聚会会有很大的转变，到会人数是空前的，几乎与擘饼聚会一样。改观念，时时祷告、呼求主名并操练灵我主要的负担是希望我们众人能改观念，不要自以为老资格而故步自封。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，在召会中事奉，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。这不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作事、不睡觉、不吃饭，只顾着祷告，而是要操练即使在百忙之中也在祷告。当然，固定时间的祷告也是需要的。就如行传十章说到哥尼流在午后三时祷告，在异象中看见天使，要他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彼得到他家中。（1~5。）隔天，彼得在正午祷告时看见异象。那时，哥尼流打发人来找他，那灵对他说，要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。（9~20。）彼得便因此而接触了外邦人，将福音传到外邦。我们的祷告总是给神机会作事，并且我们的祷告会叫我们的灵活过来。或许有人说他没有负担祷告，然而圣经说要‘不住地祷告’。（帖前五17。）可能又有人说，‘怎么能有那么多的祷告呢？’在罗马书，我们可以看见，呼求主名就是最简单的祷告。十章十三节说，‘凡呼求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’‘呼求’这辞在希腊文是呼喊的意思，并不是低语的，乃是大声的。当大数的扫罗逼迫基督徒时，他乃是捆绑一切呼求主名的人。（徒九14。）可见，这样的呼求乃是让人听得见的。呼求主名乃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。低声呼求祷告与高声呼求祷告，在人的感受上是不一样的。一个无声的祷告，不容易摸着灵。

发声呼求出来的祷告，却容易摸着灵，叫人得着供应。我们一呼求主，我们的灵就觉得新鲜，得到供应并被挑旺。当然，我不是教你们乱喊乱叫，不顾邻舍，乃是要学习发声呼求主名，使灵得着自由并释放。在大聚会中，因为人多，祷告不要太长，长祷告会杀死聚会，最好是短而多次的祷告。作见证也不要啰嗦，不要长，不要讲故事，简简单单的操练灵说出来，就能叫人活起来。我们聚会时，祷告、作见证都像打球一样，要注意击中目标。譬如，五个人打篮球，若是有人一直把球握在自己手上，什么都是他自己作，这场球就打不下去。我们的祷告，不需要注意辞句的委婉、动听，乃要简洁而击中目标。另外，我们来到聚会中，不要坐着等待。这乃是天然、传统、老旧的聚会方式。我们里面的灵是活的，要操练随时呼求主名、祷告、传福音并讲真理。每一次聚会，特别是主日聚会，有许多新人来到，我们不能闭口不言，不去接触人。我们要操练灵说话、祷告并接触人。我们是活的人要作活的事，说活的话，并接触人使人活过来。我们若是不活，接触人就会像给人打了毒针，叫人死。我们的灵若是活的，就能将人点活，聚会也必然是活的。

讲于八月八日